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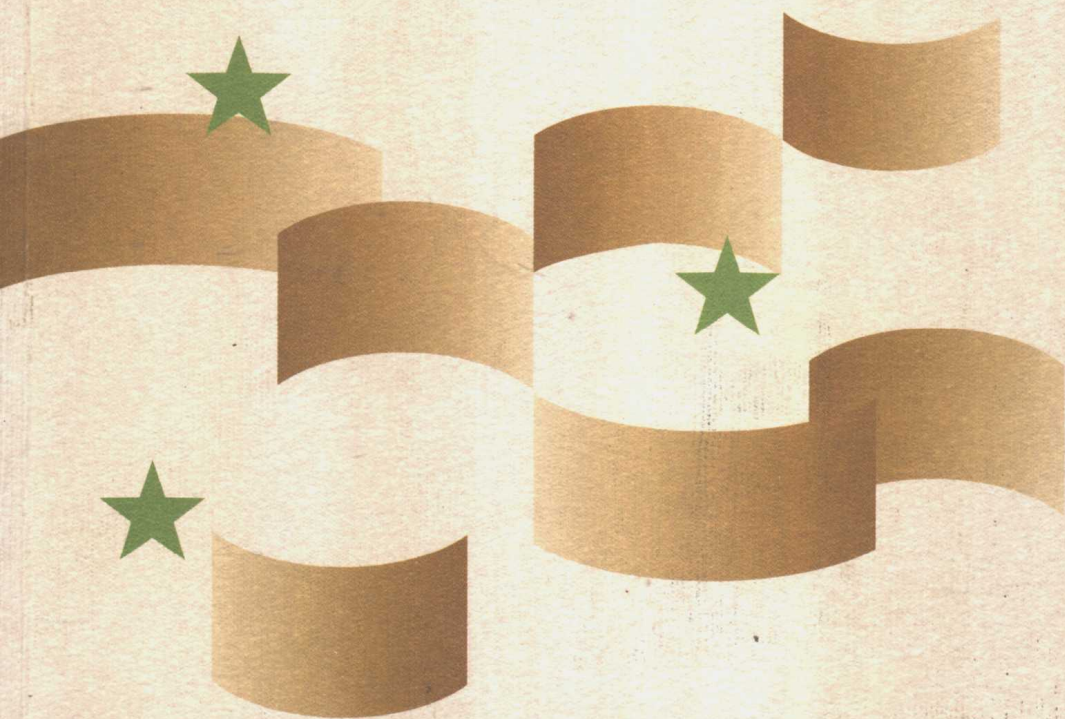
2004

中国短篇小说精选

年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 编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4

中国短篇小说精选 年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4 年中国短篇小说精选/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编选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1

ISBN 7-5354-2956-4

I .2...

II .中...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6917 号

策 划:周百义

责任编辑:周百义

责任校对:刘 丽 梁 琪

封面设计:翔 凌

责任印制:吴竹敏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11 层)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华中科技大学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8.25 插页:2

版次: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440 千字 印数:1-13000 册

定价:27.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编 选 说 明

我们早有编选这套选本的想法了。每个年度，文坛上都有数以千万计的各类体裁的新作涌现，云蒸霞蔚，气象万千。它们之中不乏熠熠生辉的精品，然而，时间的波涛不息，倘若不能及时筛选，并通过书籍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这些作品是很容易被新的创作所覆盖和湮没的。观诸现今的出版界，除了长篇小说热之外，专题性的、流派性的选本倒也不少，但这种年度性的关于某一文体的庄重的选本，则甚为罕见。也许这与它的市场效益不太丰厚有关。现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于繁荣和发展文学事业的目的，不计经济上一时之得失，决定与我部合作，由我部负责编选，由他们负责出版，向社会、向广大读者隆重推出这一套选本，此举实属难能可贵。

这套丛书的选本包括：中篇小说选（分上、下两卷）、短篇小说选、报告文学选、散文选、诗歌选和微型小说选六种。每年一套，准备长期坚持下去。

我们的编辑方针是，力求选出该年度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力求选出精品和力作，力求能够反映该年度某个文体领域最主要的创作流派、题材热点、艺术形式上的微妙变化。同时，我们坚持风格、手法、形式、语言的充分多样化，注重作品的创新价值，

注重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期待，多选雅俗共赏的佳作。

我们认为，优良的文学选本对创作的示范、引导、推动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对读者的潜移默化作用也是十分突出的。除了示范、引导价值，它还具有文学史价值、资料文献价值、培育新人的价值等等。我们不会忘记许多著名选本对文学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我们也希望这套选本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这套书由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编选，雷达同志总负责，具体的分工是：

中篇小说卷由牛玉秋同志负责；

短篇小说卷由胡平同志负责；

报告文学卷由李朝全同志负责；

散文卷由韩小蕙同志负责；

诗歌卷由韩作荣同志负责；

微型小说卷由郑允钦、张越和吴雁同志负责；

随笔卷由吴秉杰同志负责；

文论卷由白桦同志负责。

中国作协创研部

目 录

王蒙玄思小说·····	王 蒙 (1)
一条悲哀的狗·····	李国文 (13)
一家之主·····	王安忆 (25)
月光二题·····	韩少功 (42)
阿拉伯树胶·····	铁 凝 (53)
私宴·····	苏 童 (68)
麦子·····	刘庆邦 (84)
柳乡长·····	阎连科 (97)
在香格里拉吃饭·····	邓一光 (114)
蒲草灯·····	迟子建 (127)
高高的白桦树·····	红 柯 (146)
火墙·····	温亚军 (159)
丑女·····	阿 成 (172)
狗皮袖筒·····	孙惠芬 (195)
科长·····	范小青 (215)
学僧·····	赵德发 (231)
粉刷工吉祥·····	陈继明 (248)
友情像水又像冰·····	孙春平 (259)
爱情诗·····	金仁顺 (271)

跟瓶子一起歌唱	张学东 (288)
女儿河	谢友鄣 (301)
狗眼	聂鑫森 (316)
幸福的肾	石钟山 (320)
取个别名叫玛丽	荆永鸣 (336)
白水青菜	潘向黎 (348)
快活	叶 梅 (363)
两位富阳姑娘	麦 家 (379)
大年	郭文斌 (395)
米香	董立勃 (422)
三月的秋天	胡学文 (445)
人羊	曹多勇 (459)
水边的木屋	卢万成 (474)
话别	岳恒寿 (491)
水捞面	朱日亮 (498)
绣金匾	庞余亮 (515)
人都是要死的	王方晨 (530)
跟渔民说话	徐 岩 (555)
女人的河	李进祥 (567)

王蒙玄思小说

王 蒙

寒 鸦

人家送了老王一张唱碟，是琵琶曲《寒鸦戏水》。

老王听着挺好听，就是常常在欣赏音乐的时候忘记了那是描写冬天的乌鸦在河（湖？小水洼？）上嬉戏。

他提醒自己，这个乐曲的主题是寒鸦戏水，是表现生命的活泼、趣味、不怕冷呀什么的。通过这首曲子的欣赏还可以增进对民族音乐特色的认识，对好些事的认识。

而他听起音乐来，也就把这些提醒都忘了。往往忘记了一切，包括作曲家简历、时代背景、创作意图、流传过程、风格特色、主题思想等等。除了好听之外，他没有任何分析，没有任何认识，没有任何心得，干脆说，没有什么思想。他是嘛也说不出。他感动得流泪了。

于是老王自己对自己恼羞成怒：为什么是寒鸦呢？是小鸡就不行吗？小狗呢？小孩呢？老天真老顽童呢？纸片呢？皮球呢？炊烟呢？落叶呢？拿着钢笔乱画呢？跳绳呢？短跑呢？一个男的

追一个女的，终于追上了，两人吻在一堆了呢？满地打滚呢？

或者，更正确地说，嘛也没有呢？

老王惭愧得要命，真是“乐盲”呀。

办 法

老王又得到了一张闵惠芬拉的二胡曲《二泉映月》唱碟。

他听了好几遍，听得老泪纵横。

老伴问他怎么了，老王说：“听了《二泉映月》，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老伴不懂老王的话，便说给孩子们听，孩子们也觉得蹊跷，便再与老王讨论《二泉映月》的问题，老王坚持说：“我没有办法啊，我没有办法！”

孩子们神态严肃地劝导妈妈，对爸爸要和善一点，爸爸看样子老了老了得了点病，是不是因为妈妈太能干爸爸感到压抑了？

女儿去试探爸爸的神经正常度，问道：“唉，您说一加二等于几来着？”

老王想不到闺女三十多了还来撒娇，便嗲嗲地回答说：“等于一呗！”

女儿变了颜色。

儿子不信，便径直找爸爸去问：“您说，爸爸，《二泉映月》的作曲者是谁？”

老王流着泪说：“那就是我。那就是我。”

儿子不死心，接着问：“那么，这首二胡曲的演奏者又是哪一个？”

老王抢答道：“当然还是我，那还是我。”

儿子一阵头晕，坐到了地上。

患 病

不知道怎么回事，老王患病的消息传出来了。

而老王的人缘极佳，亲朋好友，街坊四邻，小贩民警，保安物业各色人等，见老王就问：“您老可觉得清楚点啦？”“王老，您现在知道一加二等于几了吗？”“王老，您现在还是觉得什么什么的都没有办法吗？”“王老，您现在吃什么药？听说电针麻醉挺管用的。”“王老，您现在心里爽点了吧？”

老王心觉有异，知道当是自身出了毛病，便去了医院，医院说他的病尚属初期，与现代社会的竞争剧烈有关，与环境污染有关，还与春季到了动物发情期有关，给他开了点白药片，并说药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进口，不能报销。同时建议病人积极配合，多参加社区健康向上的学习活动，改变消极落后的陋习。

老王对医嘱是说不二，经过一段努力，他的病完全好了。他积极乐观地想，想不到平庸已极的我老王，老了老了还能得一次时髦的病，看来自己是慧根有细胞的喽。为了怕再多吃价格不菲的药片，他没敢透露自己的暗中得意之情，只能没事偷着乐。

老 王

老王没有事便搜索一些著名音乐家的生平事迹。要不就看中央电视台的音乐故事。他非常喜欢德国的克拉拉。她生活于1819到1896年，活了77岁。先是嫁给了比她大9岁的舒曼，后来舒曼进了精神病院，死于1856年，那年克拉拉37岁。

后来她又与勃拉姆斯好了，勃拉姆斯比舒曼小23岁。克拉

拉比勃拉姆斯大 14 岁。后来勃拉姆斯也进了精神病院。克拉拉死于 1896 年，次年，勃拉姆斯去世。

显然，克拉拉跟谁好，谁就是青史留名的大作曲家。

克拉拉自己也留下了许多音乐作品，但是由于她的丈夫、情人太有名了，她的作品反而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瞎子阿炳呢？父亲是道士，自己是小道士兼乞丐。解放后他得到最好的照顾，但是命运不济，1950 年他刚过上好日子就死了。他活了 57 岁。舒曼的寿命是 46 岁，勃拉姆斯则活了 64 岁，与马克思的寿命相同。

然后老王想，1929 年在伟大的中国，出生了一个后来叫老王的人，他不会作曲，也没讨过饭，更没提出过什么理论，包括伟大理论与渺小理论。他没住过精神病院也没有去过德国（虽然吃过德国进口的白色小药片），他的妻子不是克拉拉，不比他小 9 岁，也不大 14 岁。他的视力不太好，但也不算瞎。他的收入不高，但也不需讨饭。他没有什么作品，也没有服过徒刑，他的名字不会被任何非他子女的人记住。

所以，他不是阿炳，不是舒曼，不是勃拉姆斯，他就是他自己，他就是老王。他只能，他必须挺起胸或缩起颈做老王。

手 杖

老王每到名山旅行一次，就会买一根手杖。游完名山，手杖带回家来，下次出门，不会想起来带手杖，便到了山脚下再买一根。老王叹息，手杖对于他的登山，已经是不可或缺的了。

开始，手杖堆在家里，时时唤起登泰山而小天下，游名山而超越红尘，曾穷千里目，一览众山小的回忆，时间长了渐渐觉得手杖占地方，挡路别腿，便顺手收拾起来。

近来老王得了怪病，常常走路不便，便想起了手杖，再找，一根手杖也找不着了。

老王着急，不知道抱怨什么好，便叹：“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老伴大笑，说：“你这是说什么呀，文不对题，词不达意！”

老王改叹道：“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

说完了自己摇摇头，觉得还是词不达意。

他胡诌道：“宁可备而不战，不可战而不备。”

他感到自己是太贫乏了，连表达不用的时候挡着腿，用的时候找不出手杖这样一个感觉都表达不出来。

检 查

老王脚关节疼痛，去医院诊治。先看外科，验了血象，一切正常，证明没有什么炎症。

再看骨科，照了X光，证明并非骨科疾病。

再看内科，做了血液的生化检验，证明尚不是脚痛风。

又看皮肤科，证明脚痛与脚癣等真菌感染无关。

……老王终于悟到，医学设备与技术的精良，有利于确定你得的不是什么病症，而仍然确定不了你患的是什么病症。

用 药

老王到医院去看病，碰到了不少熟人。

第一个熟人取完药，悄悄告诉老王说：“我的这个药是最新从德国进口的，是去年才研究出来的特效药，本来是不能报销的，我们主任特批，我才拿上了这种药！”

老王唯唯，敬畏有加。

第二个熟人取完药，对老王说：“我这个药与×××领导人用的药完全一样，昨天刚刚给×××开了这个药，今天就开给我了，我认识内科主任，才给我开了同样的药！”

老王频频点首，完全相信敬重崇拜佩服。

第三个熟人打完针告诉老王：“你知道我这一针缴多少钱吗？一般人根本是注射不起的，打这一针比旅游一次澳大利亚还昂贵！”

老王失色，作大土帽状，念念有辞：“打不起呀，打不起呀……”

老王终于与三个大牌熟人分了手，他很庆幸，不必用最新德国进口药物，不必与×××比用药，也不必用游澳大利亚的钱打针。

其实，他压根儿也没有想去游澳大利亚。

明 星

老王在电视屏幕上看到当年红了一阵子，后来不见了的某歌星唱歌，发现她已经老多了，唱得也不好，倒是比当年能侃了，滔滔不绝，巧言令色……当年的感觉已经找不回来了。老王道：“唉，唉……”

老王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一阵有点虚胖的某主持人，最近身体已经恢复了线条，太太分析前一段可能是生过孩子。老王叹道：“唉，唉……”

老王看到某影星在电视屏幕上亮相，化妆虽很成功，仍然露出了眼角和嘴角的皱纹，老王叹道：“唉，唉……”

老王看到一个又一个的新人、年轻人、漂亮人、帅人成了明

星，他说不上他们的名字，常常把他们混淆，张冠李戴，指赵为李。老王感到了是自己的老眼昏花，叹道：“唉，唉，唉……”

纪 录

老王看体育台播放的国际短跑大赛，运动员的跑速令老王大吃一惊，怎么比摩托车还快呢？

在老王的青年时代，百米赛跑的世界纪录是10秒2，这个纪录好像保持了几十年。那个时候曾经有人提出，10秒是100米的速度极限。

而现在只需要9秒多了。

那么，一百年后，那时候的运动员们身体更好，营养更完美，训练更科学，动作更精确，技术更出神入化，也许那个时候，短跑运动员只需要8秒就跑完百米了。

再过五百年呢？那时候的奥林匹克纪录会不会是两秒跑完百米全程呢？那时候的人是不是就变成火箭、变成子弹了呢？

老王提出这个问题来，使所有听到的人都觉得老王愚蠢，可笑，杞人忧天，缺乏常识。特别是读过米兰·昆德拉的人，赶紧引用名人名言：“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人们劝导老王：“您没事待着不就结了？”

乒 乓 球

老王常常回忆起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到后来六十年代中国发展乒乓球运动的情景，姜永宁、孙梅英，这是最早在世界青年联欢节的比赛上获得名次的中国运动员。姜好像还是归国华侨。这两位乒乓球先锋结为伉俪，也是佳话了。

然后是容国团、邱钟惠……最兴奋的还是六十年代时期，虽然那时天灾人祸，饭都吃不饱，但是大家仍然为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林慧卿、郑敏之……狂热万分。

后来还搞什么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当然是对的），落实为让球，则给人以烧包的感觉。

老王现在也常常看电视转播的乒乓球国际比赛。但是他多半会窃自祝愿外国运动员赢。好容易白俄罗斯出了个萨姆索诺夫，德国出了个波尔，结果还是多次败在了中国队员手下。

老王问自己：“难道是自己的爱国情绪出了问题？”

他又想起，在他看王楠与张怡宁或者牛剑锋比赛的时候，也总是盼着王楠的对手赢。

人们不喜欢老是一个人或一个队胜利，人们期盼着赛场上时时出现新格局，这也叫天道无常吧。对于老冠军来说，对于最优秀的人来说，天道——民心，真是残酷啊。

登 山

老王七十多岁了爬了一回“鬼见愁”——香山的最高峰，一面爬一面用“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诗句鼓励自己。

到了高处看世界，看北京就是不一样啊，他感到自己在御风，在驾云，在吞吐宇宙，在神驰八极……他感叹自己平素的眼界太小，视角太低，囊括太狭了。

世界呀，世界。老王叹息着走向归程，下山的时候才感到了腿的酸软，每一步似乎迈在棉花上。他中途歇了好几次，眼看日薄西山，天快黑下来了。他有点紧张，几乎是踉踉跄跄，歪歪斜斜地往山下跑，像喝醉了一样。

总算最后来到了山脚下，来到地上可真好。他在记忆中搜

索，希望能找到鼓励人们从高峰走下地面的诗句，例如“欲知真滋味，再下一层阶”，“欲过真生活，请到地面来”，“登高能望远，站低才看真”之类。可惜想了半天也没找着这样的句子，而他自己想出的几句所谓诗，拙劣异常，难以恭维。

配 眼 镜

老王的视力似乎每况愈下，原来，他的矫正视力是1.2，现在，连1.0都达不到了。

医生建议老王另配一副新眼镜，并暗示他现在戴的镜子（还是1961年困难时期配的，赛璐珞框，托力克玻璃镜片的）太落伍了。

老王接受了医生的意见并感到激动，在换掉这副老镜子之后，他身上就完全实现了现代化啦——任何旧物都没有了。旧家具早已卖给了废品公司收购站。旧杂志搬家前处理干净。旧服装好一点的送给了保姆，差一点的改成了抹布和拖把。

老王与太太、子女商议，大家欢呼，老王早就该换眼镜了，这样子女赞助加老伴拨款，一共给了老王八千余元，责令他必须配一副质量位于全市戴用的眼镜前列的变色树脂镜片，用最新航空材料轻金属做框的时尚眼镜来。尤其是女儿强调：“要戴出尊严，戴出子女的孝心，戴出知识分子的地位，戴出全面小康的大好形势来！”

老王唯唯。心想，已就是已就了，一辈子窝窝囊囊，老了老了还不戴一副好眼镜！

他从善如流，认真贯彻，验光再验光，电脑验完了专家验，普通验完了散瞳验，最后花了8010元在中日合资的一家眼镜店配上了高档好眼镜。

他心里还是有点不安，弱势群体怎么办？不用说别人，就他们楼里的电梯工，一年也挣不上这样一副眼镜。

他照照镜子，觉得不像自己了，觉得显得学问大了地位也高了。

只是，视力仍无改进，他去医院查，矫正视力只有0.6了。他去问大夫，大夫说，人老了视力减退是正常的，也是不可逆转的呀。

飞 虫

这一天阴霾密布，老王与几个老伙伴乘一辆越野车去郊外春游。车上了高速公路以后，没有几分钟，挡风玻璃上已经布满左一道右一道的污水。老王惊问：“这是什么雨？”

当老王得知这些乃是飞虫的尸体，飞虫的体液如小雨滴一样划得玻璃上污秽不堪的时候，老王大惊：“什么，这些虫子就这样被我们的车撞死了？撞得变成了一小行污水？它们为什么不躲避？它们为什么不飞得高一点？我们能不能躲开这些飞虫？”

朋友与司机都向老王作了解释：气压太低，飞虫必然低飞，车速太快，谁也躲不开谁。今天还算好呢，上次阴天出行，开开了雨刷，硬是刷不干净飞虫的尸体。

老王欲哭无泪。

君 子 兰

二十年前，有一阵子，君子兰价钱特别贵，因为当时传来了一个说法，君子兰能够防癌，能够净化空气，能够益寿延年。还说是日本人到我国吉林省买君子兰，已经出到几十万日元一盆